



【长篇历史小说】

XIAN
FUREN

洗夫人

〔下册〕

洗夫人是出生于古高凉（今电白县山兜丁村）的一位杰出女性。她是南北朝至隋朝时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为岭南乃至国家的安定统一和民族团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崔伟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XIAN
FUREN

先夫人

〔下册〕

【崔伟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洗夫人：下册 / 崔伟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7968—0

I. ①洗… II. ①崔…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95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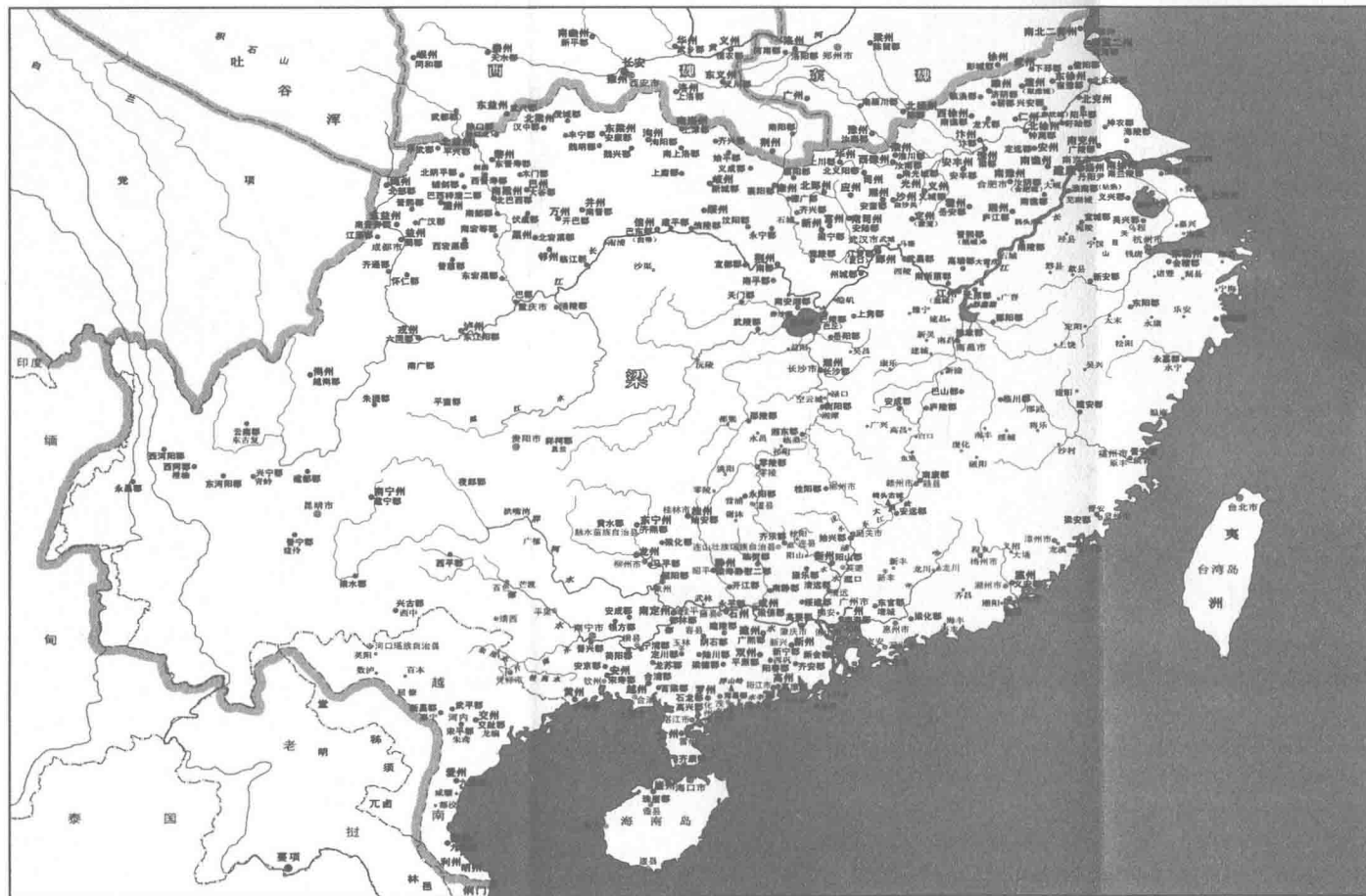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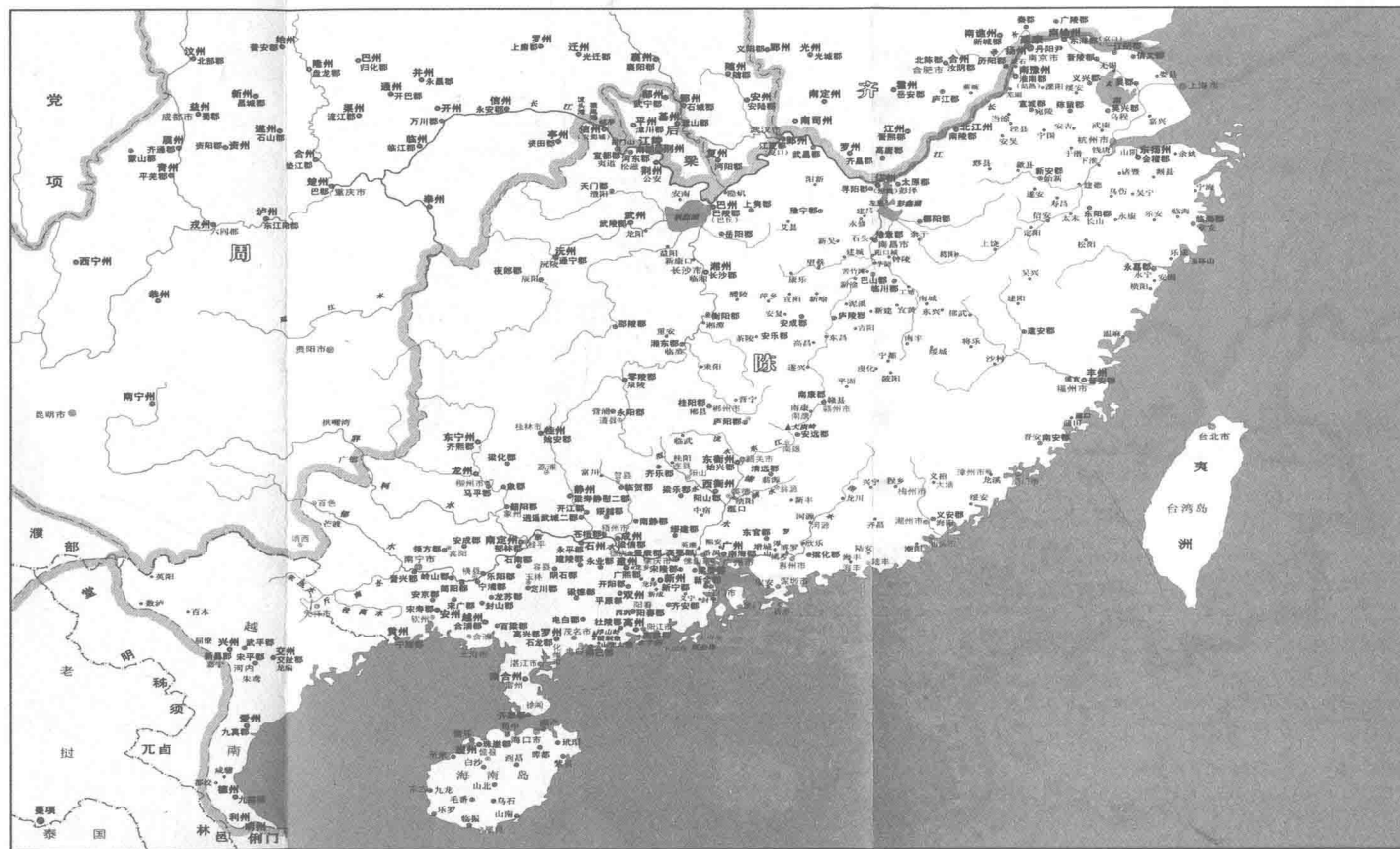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18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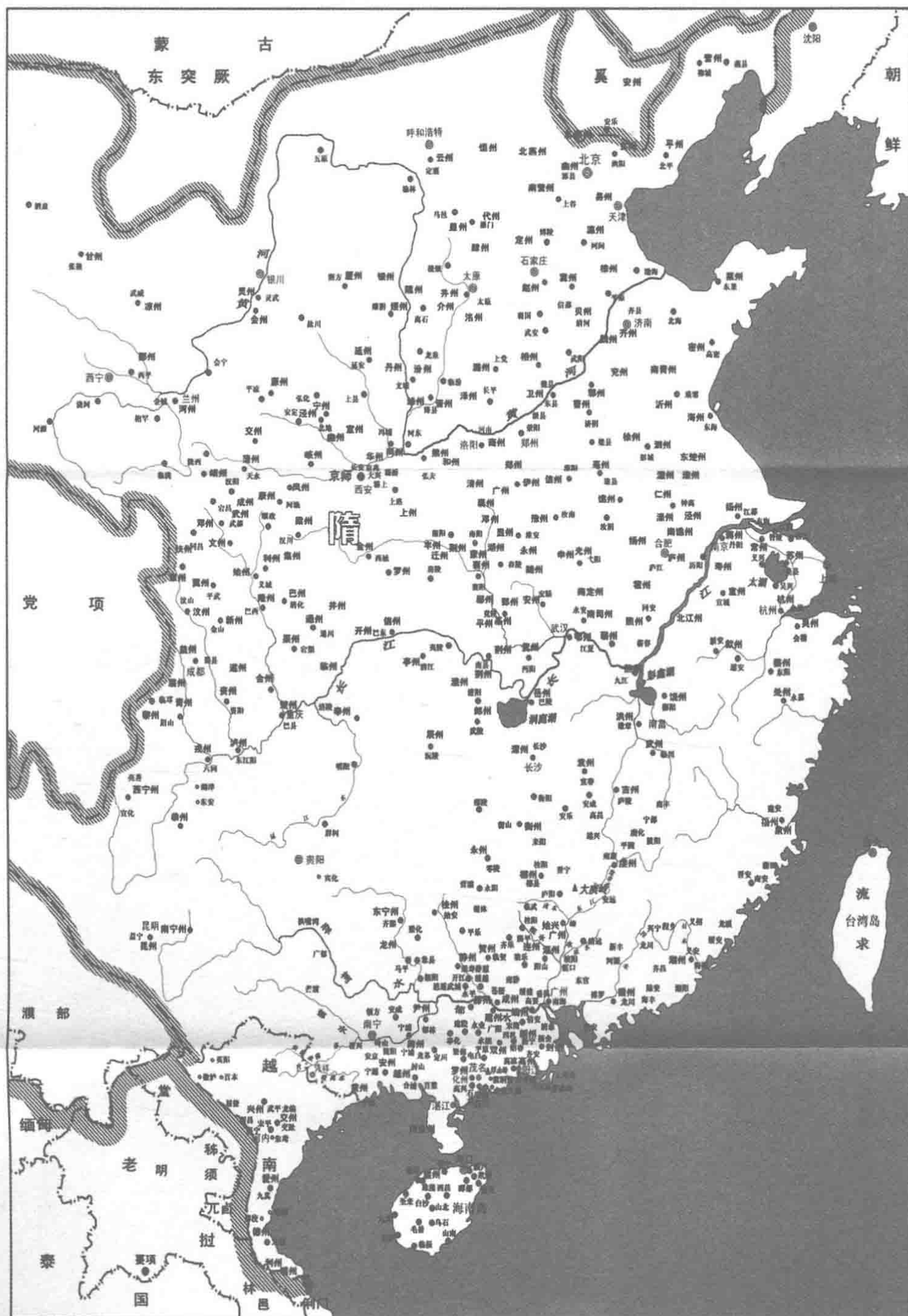
《洗夫人》地图(一)



《洗夫人》地图(二)



《洗夫人》地图(三)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华夷汉俚大融合	高越罗崖共结亲·····	(3)
第二十六章	扶弱抑强赢美誉	纳贤法母治阳春·····	(36)
第二十七章	子陷番禺不夺志	母征交趾未分心·····	(68)
第二十八章	二番攻敌悲绝地	千里传书启雄关·····	(103)
第二十九章	凛凛正气卫国土	拳拳丹心存南疆·····	(130)
第三十章	三寒现寻宗问祖	水利兴父愿儿成·····	(163)
第三十一章	立德布衣名赫赫	因公藩镇恨绵绵·····	(194)
第三十二章	长江水急景阳耻	南越云凝竹岭悲·····	(227)
第三十三章	吐哺圣母万民奉	归隋悲歌千古愁·····	(255)
第三十四章	论南越巨商睿智	置幕府隋主英明·····	(295)
第三十五章	胡汉越一家和咏	东西南三路靖凶·····	(328)
第三十六章	上封事巨蠹弃首	巡诸州英魂归天·····	(359)
《冼夫人》下册后记·····			(386)
梁、陈、隋纪年简表·····			(412)



那群童子打闹过后，又取过一只大红蝴蝶模样的纸鸢，逆风放上天空，像极了一只红蝴蝶在空中翩翩飞舞。武哥笑道：“真像明佛呢，红通通的。”冼夫人走近前去，笑着对握线的孩童道：“这纸鸢真好看，让我放放好吗？”（见第二十五章）



冼操起立，走向祀案，捉槌击响镇祠九蛙铜鼓。即时，神司法器齐鸣。绋衣礼生手拍额头三下，引吭长唱：“疍——疍疍——冼门堂上列祖列宗哪——天明苍苍——地聪悠悠——神鬼昭昭——人灵虔虔——莲塘庄师氏——本系冼家血脉——今日返本归宗喽——滴血认宗——”（见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华夷汉俚大融合 高越罗崖共结亲

陈霸先送走冯仆后，即赶回紫霞宫，不见章皇后迎出，陈霸先径直入寝室来。见章皇后孤单一人，坐在床沿低声抽泣。陈霸先心中一紧，走近身旁问道：“皇后这是怎么了？”章皇后腾地立起，双手搂住陈霸先，眼泪横飞：“我的夫君呀……”陈霸先用力搂紧章皇后，双眼发红，泪水在眼眶里泛漾，颤声呼着章皇后闺中小名：“要儿，要儿，你又在想昌儿了吧……”章皇后浑身颤抖，大放悲声，哭得至惨至切，寝室外宫女侍人无不掩面叹息。

陈霸先说的“昌儿”，便是第六子陈昌，字敬业，是章皇后所生。陈霸先世子陈克，皇子陈立、陈权，长女永世公主均已夭亡，只剩下会稽穆公主及第六子陈昌。会稽穆公主先是许字王僧辩的小儿王颁，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后，把她改配给尚书右丞谢岐之子谢登本为妻。陈昌是陈霸先仅剩的一个儿子，还在承圣元年九月时，便和伯父陈道谭的第二子陈顼一起征入江陵为质，被梁元帝萧绎授为员外散骑常侍，陈顼则授为领直，一齐伴君。西魏攻陷江陵时，把陈昌、陈顼等文武百官一并掳往长安。后来，北周取代了西魏，陈霸先也取代了萧梁。在此期间，陈霸先曾多番遣使前往北周交涉，希望北周放回陈昌及陈顼，最后北周虽然答应了，但始终未有真正放人，因此陈昌、陈顼至今仍然留在北周。

章皇后抬起头来，看着陈霸先哭道：“夫君，你说……咱们的昌儿还能回来么……七年了，我心里苦呀！我想昌儿想得发疯……我……我常在梦中哭醒，知你日理万机，不能旁顾，从来……从来不敢与你说起，只任



苦水在心里流……今日……今日……再也忍耐不住呀……”

陈霸先泪流满面，颤抖着手为章皇后拭去脸上泪水，道：“要儿，我的好要儿呀！你心里酸苦我都知道。你想昌儿，我也想呀！我打了一辈子仗，你为我担惊受怕，好不容易现在安稳了，而昌儿却不在身边，他是咱们唯一的儿子呀！我能不能想他么？每次见你在睡梦中哭泣，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呀！只是不敢问你，我……我心里头呀，就像刀子扎一般痛！今天仆儿回高凉去，不消说，勾起你的伤心事……所以……所以，一送走仆儿，我就赶回来……”章皇后哭道：“别人都说你当了皇帝，那是光宗耀祖，享尽荣华富贵的大快事，可又有谁知道你内心的痛苦？你当年为了勤王平叛，仅剩的儿子也送入朝中为质，义无反顾呀！如今昌儿落入周人之手，生杀在人，我唯听命呀……”

陈霸先挥泪道：“心系国家，身不由己呀！为了国家大计，我儿子、侄儿都在异邦为质，可为公乎？可为公乎？”陈霸先眼睑尽裂：“高凉冼夫人身处风口浪尖，以国家先，以天下先，遣子入朝，澄清流言蜚语，表白一片赤诚，使我不担恶君之名。想当年，我位卑职微时，别人都称我意气风发，是为性情中人，身行如电，言出如雷，胆雄无惧，疾恶如仇，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子。然今时今日，好些人骂我过桥抽板，六亲不认，不仁不义啦！岂知我陈霸先，依旧未改血性儿男本色呀！当了皇帝，再不能因其好而好，因其恶而恶呀！陈霸先身暴朝野上下，一举一动，天下瞩目，能由得我胡来么？仆儿入朝时，好些人心惊肉跳，以为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妄加猜测者有之，公报私仇者有之，以私废公者有之，我一概知晓。那个韦放，尤其令我生厌，令我憎恶，把陈霸先看成甚么样人了！朝廷议论征讨高凉时，他再也没有患疾的影儿，四处游说，拉帮结伙力保冼夫人。仆儿入朝时，他更是坐立不安，到处打听，好像仆儿入了虎口。我子侄身陷敌国，至今毫无音讯，他可曾如此紧张？我当时看着韦放的鬼样子，不由怒火中烧，真恨不得宰了他……”

章皇后叹一口气，强露笑容：“夫君英明，不愧为人主。你知冼夫人，冼夫人亦知你呀！要儿亦知你呀！”说着，抬手轻轻为陈霸先抹去脸上泪珠。

陈霸先轻拍着章皇后的肩膀，柔声道：“要儿莫要伤感，假以时日，昌儿定能回来，昌儿定能回来……”



自冯仆进京后，众官、众将都随在冼夫人左右，整天不说话。当晚，冼夫人对钱生畏、权昱谥道：“仆儿已和诸渠上京，这里暂时也没甚么事了，钱大人、权大人，与温大人、严大人等回崖州去吧，鹤谿水库耽搁好长时间了，那里时刻离不开他们哪。”钱生畏道：“这……我们走了，夫人你……”冼夫人道：“我怕得一段时间才能前往崖州。有些事我还得思考思考，半年吧，半年后鹤谿水库也该修好，我们又得做一件大事。”钱生畏点着头：“好！这两天，我们就动身回崖州。仆儿……仆儿一回来，我即刻回高凉。”

两天后，钱生畏、权昱谥、温典言、严光文等官员起程赶往崖州，冼夫人与众官、众将送出西郊。临别时，钱生畏对王望如道：“下官走了，夫人那里，全望永公老了，切切！仆儿一回来，即刻通知下官。拜托了……”王望如含泪点头，钱生畏等人翻身上马，凄然而去。

冼夫人回头对冼操道：“四哥，你与甘将军、奉义他们回西巩去，不要在这里了。”冼操点头，朝祝戡、陈三官、曾孝擒等人道：“我们走了，你们都在府衙理事，仆儿一有消息，火速报我！”甘弁悄悄对七儿道：“你们姐妹几个时刻不能离开夫人左右，好生安慰夫人。你别看夫人现在这个样子，似乎很平静，其实她的心快碎了……”七儿红着眼睛，连连点头，凄切道：“我知道……我知道……”

冼夫人又对王望如、潘肃等官员道：“你们都回衙去，这事告一段落了。”王望如点首，道：“好，我们都走，夫人但有吩咐，下官随时报到。只望夫人千万保重……”冼夫人强笑道：“众大人放心好了，我有甚么……”

送走众官及冼操等人后，傍晚，冼夫人与诸将回到恩铭居，刚踏入堂厅，冼夫人只觉得嗓子发甜，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随即瘫坐地上，昏了过去。众人大惊。武哥、七儿众姐妹扑上去，抱起冼夫人大声呼哭。廖明急道：“快扶夫人到躺椅上去。”大家伙儿七手八脚抱冼夫人躺卧在躺椅上。廖明把着冼夫人的脉息，道：“夫人这是伤心过度，急火攻心呀！”众人呼叫半天，冼夫人才慢慢醒来。典儿、细儿惊得大声哭叫。武哥抓紧冼夫人的手，哭道：“姑娘呀，你觉得怎样了？你想仆儿，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你要哭就哭吧……”七儿等众姐妹及众丫鬟一齐大哭。冼夫人



脸无血色，气喘声嘶，虚弱已极，许久才断断续续道：“你们……别哭……我……我很……累……”

洗夫人连着十多天卧床不起，恩铭居上上下下乱成一团。其间，王望如、潘肃等高州官员及洗操、甘弁等都来看视，看着洗夫人憔悴的样子，只能流泪叹息，伤感不已。

武哥对众人哭道：“我们众姐妹日夜守着夫人，每见她从噩梦中惊醒，哭得嘶声抽气，我们不由心如刀割，只能陪着伤心落泪……还能说什么呢……”张融红着双眼：“自夫人奉朝命统领朱崖，军事、民事，事无巨细，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汗流终日呀！如此治军事民，犹恐稍有差池，辜负圣朝，辜负民众。如今孟怀公仙去，而仆儿又不得已离家入京，世间最悲惨之事，夫人俱已身历。最可恨者，夫人至公无私，丹心赤诚，竟招致谗言蜚语，诽谤中伤。夫人负屈衔辱，依然胸怀天下，大公无私，以子入质，表白赤诚。如此内外夹逼之下，怎不心力交瘁，悲恸欲绝呢……”

经廖明精心调理，半月后，洗夫人方可起身视事，众人才又有一丝欣慰。

这天，洗夫人与武哥、七儿等众姐妹，出至州城北郊五牛沟。见野地里七八头牛在恬静地吃草，一只小牛犊许是出生刚满月，还不会吃草，只在离母牛二三丈远处欢蹦嬉戏。八九名牧童作打仗状，分两队相拒追逐为戏，欢叫打闹。那只大黄狗走近小牛犊面前，张牙舞爪，威吓小牛犊，小牛犊害怕，飞奔回母牛身边。那母牛见大黄狗欺负自己的小犊子，急奔前来，举角撞向大黄狗，大黄狗吓得赶紧逃跑开去。那母牛赶走大黄狗，回头舔着小牛犊的头脸，是那樣的慈爱，好像在说：“小宝贝，不要怕，谁也不能欺负你，有妈妈在护着哪！”

洗夫人看在眼里，轻叹一口气，与众姐妹下马来。

那群童子打闹过后，又取过一只大红蝴蝶模样的纸鸢，逆风放上天空，像极了一只红蝴蝶在空中翩翩飞舞。武哥笑道：“真像明佛呢，红通通的。”洗夫人走近前去，笑着对握线的孩童道：“这纸鸢真好看，让我放放好么？”那孩童答应一声，把线梭排递给洗夫人持着。洗夫人持着梭排，浮想联翩：“仆儿，仆儿呀！你现在就像这纸鸢呀，身不由己，随风飘荡啊！仆儿，你与娘就像连着一根线，不管你走到哪里，这根线总悬在娘的心上，稍微牵动，娘的心就绞痛难忍……”洗夫人朝北面古道望去，那泪



水早已滚了下来。

永定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崖州刺史钱生畏、珠崖郡守权昱谿、电白郡守温典言、宋康郡守严光文、永宁郡守王望如、阳春郡守何子哲、海昌郡守皮诩、杜陵郡守潘肃、连江郡守资骆、齐安郡守王拙、南巴郡守苏绶、罗州刺史兼高兴郡守石京、石龙郡守赵章逵、合州刺史段岵、越州刺史东方崑及冼操、甘弁、冼奉义等先后来到高凉郡衙，冼夫人率诸将接了，惊疑道：“你们怎么都一起来了？”又朝温典言问道：“鹤恣水库那里怎么样了？”温典言道：“夫人放心吧，误不了事，典言拿人头担保，今年六月底定能竣工。”冼夫人点头：“那就好，那就好。”钱生畏道：“夫人呀！那天泰次兄与我说，仆儿进京，朝廷若留下仆儿，自不必说。若是遣回，应在这几天到高凉，所以我们定在今日会齐高凉，迎接仆儿……”冼夫人深叹了一口气：“大家的心意我知道。只是……只是我们不应胡乱猜测朝廷呀！唉！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都说说话，聊聊吧，这些天我精神不佳，也不知误了多少事喽，又累大伙儿担心。”

次日巳时，众官、众将入至听事厅。各坐定后，冼夫人立起身来，环视众人一眼，道：“那天我对钱大人说，半年后我们要做一件大事，做甚么呢？因思虑未成熟，所以未说。这些天，我躺在榻上休养，想了很多，现在可对大家说了。我准备从高州、罗州迁徙人口入崖州，所谓徙高填崖，大伙儿以为可行否？”众官听了，你看我，我看你，许久没有吭声。冼夫人望着钱生畏。钱生畏清清嗓音，道：“迁徙人口，不是小事，我甫一听说，心里也不免吃惊。夫人这提法，自然是为百越未来打算，于国于民，自然都是大好事，然而……”冼夫人笑道：“托圣朝洪福，赖众人之力，我们较为顺利统领了崖州，且征战期间谨小慎微，安抚为主，征战为次，崖州有幸没有伤及多少人口。可是崖州地大物博，本土人口事实不多。我初入朱崖时，段大人提备朱崖户籍，我看了，共计一十八万四千三百户。讨伐褚俭时，我见许多大渠拥有数千军马，不禁吃惊，私疑朱崖不止十八万多户，许是原户籍误舛也未可知。后来我细细调查，才知大渠所蓄养的军马都是民兵，战时是兵，平常都是务农乡民，和我们大堡等村寨的蓄军章则大致一样。平定朱崖后，我又请公孙承、崔简、赵公党等人负责朱崖全岛人口考核，结果是一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户，可见不比前人所





核记户籍增益多少。大前年我查问过，高州人口近三十三万，罗州人口近十一万，这样一比较，崖州人口确实是少了。人口稀少，不利垦荒开废、贩货积业呀！又，朱崖虽归统，若千年孤荒不变，徒增汉人官长、赋税官徭，百姓不禁要问，这有何益？我们徙高、罗之民入崖落户，与崖州百姓休戚与共，繁衍生息，天长日久，崖州本土百姓，与外来民众再无隔阂之意，而只有融洽之情了，那时崖州百业俱兴，民众富庶，这才是我朝统领朱崖之意义所在。”

何子哲道：“夫人徙高填崖之举，堪称英明，利国利民。我只是担心，朱崖之民，历来刁猾，征之容易，服之极难，历代朝廷视为头痛之邦。迁入民众，若不为土著所接纳，届时徒增事端，反坏了夫人治崖大计。依我愚见，倒不如顺其自然，听之进展，只要朱崖之民安规服治即可。”严光文听了何子哲之言，极为不满，道：“通贤兄之言差矣！腐迂至极。你在百越日久，怎么也说出这般话来？中原一些人说朱崖人用鼻子饮水，你说朱崖人刁猾，你竟和他们一路货色，是五十步及一百步之讽啊。我提议，请夫人调何通贤入崖州服役，洗洗他的脑子，看是朱崖人刁猾，还是何通贤不通。你何通贤再敢说这样的话，光文再不敢与你为友！”何子哲满面通红，只是讪讪地笑着。

温典言道：“我奉夫人之命，到朱崖修筑水库，虽未敢说尽知朱崖之事，亦有所见闻。之前朝廷遣派沈炯等官员治崖州，这班人可谓文恬武嬉，不尊民风，不顺民意，胡作非为，终致中途逃跑回来，贻为笑柄。而我们夫人呢，所到之处，被百姓呼为圣女、圣母，视为亲人呀！崖州众酋每当与我谈论起夫人之德，无不动容呀！如夫人所说，朱崖之民本是华夏之民，我们不应拿老眼光看人，须知人会随时势环境而变呢！”

皮诩道：“始皇帝当年遣五十万大军南下岭南，开疆拓域，又从中原迁徙民众与百粤百姓杂居相处，同耕同作，致有今日汉俚和融之貌。我们夫人承前启后，将汉俚同化进程发扬光大，便又有今日渐袭华风，荒梗之俗为之一变之新貌。士农工商，百工技艺，农耕桑禾，不消说，我们百越逊于中原，而朱崖又逊于高、罗。夫人有名言云：和风不进户，秽气不能除。夫人徙高填崖之策，便是将华夏礼教、富民之术传入朱崖，实乃利国利民，功在千秋之壮举，朱崖百姓哪有不接纳的？”

越州刺史东方崑与合州刺史段岿对视一下，道：“夫人至圣至贤，徙



高填崖，实为高策，下官诚服。虽然这次迁徙未及越州，然下官亦须准备，夫人但有指令，越州随时服从。”段岵亦道：“与东方大人同论。”钱生畏、石京忙颌首示意。

冼夫人笑道：“谢众大人支持。其实呢，徙高填崖一事，我也曾反复犹豫。何大人之论，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要取得崖州民众对外来民众的信任，不是容易的事呀！百合一人自然不能做到，需要我们合力同心方可呀！路虽遥，行则必穷；事虽难，做则必成。众大人都为这事用心吧。务必准备过细，不容一丝一毫疏忽出错。”

此会直议至过午，众官犹踊跃建言。忽报成州有书使至，冼夫人忙迎出便厅。成州书使呈上书子，冼夫人忙启封阅读。原来是成州刺史武怀手迹，称冯仆已率众酋帅回至成州，武怀尽地主之谊，停留一日接风洗尘，先令书使来报云云。

冼夫人喜不自胜，把这消息告知众官诸将，顿时，高凉府衙一片欢呼声。

自冯仆率众酋长入京，冼操欲命探马北上查探消息，冼夫人断然阻止，并传命，如有违令者，斩无赦。所以冯仆归来，高凉上上下下无人知晓。

次日傍晚时分，冯仆率队回到州治，冼夫人领众官、诸将迎出北郊。成州刺史武怀护诏使韩郃陪同冯仆回高凉。随行的还有曾孝摛的大哥曾孝成，二哥曾孝厚。曾孝摛径直朝骑在马上的冯仆奔去，来到马前，曾孝摛伸手抱下冯仆，高举起来，开怀大笑：“我的好仆儿，你终于回来了，想死老舅了……”武怀与韩郃下马，紧步前来，冼夫人率众官、众将迎了上去。武怀朝冼夫人笑道：“夫人，可喜可贺呀！公子载誉而归，岭南隆盖皇恩圣德啊！”冼夫人笑着点头。武怀请过诏使韩郃。韩郃清嗓宣诏毕，顿时欢声四起，郊野震荡。冼夫人、钱生畏、冯仆、何子哲、冼操、冼奉义及随冯仆进京的三百九十三名岭南受诏渠帅俱伏地再拜。韩郃又将陈霸先亲笔书信呈给冼夫人收了。

次日，韩郃由冼夫人、钱生畏、东方嵬、段岵、王望如、潘肃等相陪，巡视海昌、南巴等郡。第六天回到州衙，韩郃即告回京缴命，武怀亦率队伴之归成州去。韩郃走时，对冼夫人笑道：“我这次送公子回来，圣上嘱我好好看看高凉，好让我回去说故事。果然夫人盛贤至德，不负圣



望啊！”

韩邵、武怀一走，洗夫人即召集众官、众酋、众将会议。会中，洗夫人取出陈霸先所写书信，启封诵曰：

侯景构逆，梁社晦冥，霸先奋槊，拯拯倒悬。至是膺历天命，践祚承运，四海清晏，寰内乂安。朕与夫人，譬若兄妹，二代神往，一朝缔连。并肩平贼，素心薄云，戟指东京，粮继高凉，披露踏雪，大庾凿空，健儿用命，举臂高呼。亶此夫人天然正性，振古无比。可笑衮衮诸公，扶国无计，唯求朝眷，不报主恩，譏讥豪辩，大吹法螺，焉及夫人安民卫境，宣化黎元，朱崖抚归，百越怀柔，汗青铭志，春秋流芳。魏武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得乎？霸先曰：生子当如冯仆！仆儿年方九龄，慧敏八方，临立朝堂，卑亢和中，接答天问，公卿改容，南天一柱，由此留声。生子如此，父母丕德，帷帐千里，霸先维羨。夫人功成之日，流言干制，皮傅妄生，空存裂痛，别又茫然。遣子入质，古已有之，霸先身受，夫复何言？夫人知我，我知夫人！又北伐旧部，咸从天佑，寒暑浸沈，伴肩相随。周文育、杜僧明、徐度、韦放等辈，祈企致意，忆昔情思，不尽及白。仆儿请携韦放女南归，朕准良缘，并作冰人。

洗夫人诵读毕，举座哄然。时元拍案而起，赞道：“这才像当年的陈都督呀！果然是妙人！”洗夫人让众人传阅书信。钱生畏道：“朝廷肯定夫人的功绩，并加予旌表，是振奋人心的大快事呀！昔日笼罩在高凉上空的疑云，一朝尽散。仆儿蒙圣上赐婚，更是喜上加喜！”

洗夫人禁不住笑道：“却不知圣上还有赐婚一说。”裴化笑道：“皇帝告诉我，仆儿不要皇帝任何赏赐，单要讨回韩儿哪！”曾孝摘跳起来：“我仆儿吃亏了，便宜老皇帝啦！”楚触笑道：“不是老夫夸口，似仆儿这般年纪，站在朝堂之上，与皇帝一问一答，得体从容，任是谁亦难做到。皇帝书信中的所谓‘天问’，难不倒仆儿。杨汤老爷，你学问好，还是由你来说吧，说说那天朝堂上仆儿是如何的精彩！”杨汤答应一声，随即站起身来，把经过活灵活现地复述一遍。钱生畏、东方嵬、段岵等官员惊奇不已，均叹道：“好个南天一柱呀！好仆儿，不负此行！”